



Q3452

乾隆甲子年鐫

秋
暎
文
鈔

鳴野山房藏板

序

學樹三標洛關闡義鄭陸箋

疏才亦有然鄒王馬推博洽

韓歐著此兩敵相拒屹如鴻溝

畫界掉尾程朱者不闡入扉

成德明彼夾深在麟端臨掌

使其握管行文來必不還舍

序一

於昌黎之愈陵後人猶且以歐

九欠讀書考訂何疎集矢於

考亭宗儒把麾突有陸王之

學起而縈拂其間且一文之中

分之為散文駢文諧韻之文

之不相若蓋歧之中又有歧焉

吾嘗持是巨求當世之綜之而

名之者心亦知其誕因而不能已也久之傳吾友秋睦太史強於融覽工短長家言意徐三者其在斯歟初亦不遜位迨後太史寄余一集余繼目披觀世而曰援據之確當乎世三通者拉口就中理解通朱陸兩家

序二

騎驛而融貫其所韻語及於文也不潔之規接大家而神理綿之覺有雲氣蓬之而起集內駢文韻文無有心意者藏之篋篋不即示人要以類求之徐康之玉偶李杜之也體柴府緒餘及之竟之乎自得師之

乎不難抑奈仍自傷矣強記
不如西河講學不如宣城行
文不如江西易堂諸子而繁強
其年之四六其先南宋北王之
篇短什無能巧其一端然此數
先生不能盡長而獨工其一之
編定即其所工者亦不能自掩

序三

乎極極況欲上掩洛閩遠壘
鄒陸左擊韓歐而右提夾深
諸之游騎繞乎陸王摩壘及
乎徐庶仍且耀兵乎少陵太
白出古史之兼其所專工及所重
者知必不能而太史遠矣

乾隆丙寅歲夏六月望後長
洲年學弟葉士寬惺齋氏
撰撰



序四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序四', '葉士寬', and '惺齋']

序

會稽魯秋塏前輩才識魁壘著書等身為
文精義堅深不屑浮夸汗漫之詞啟豐受
其文鈔讀之竊歎先生學有本源而言之
幾乎道也六經載道之文也秦漢而下派
別支分降自六朝道喪文敝雕飾彌工曾
無當於古之立言者夫天地之氣块然太

序一

虛而凝聚深固故能呼吸萬類倏忽變幻
苟宣洩無餘則天地之道幾乎息矣昌黎
云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其浮也有
載之者也積不厚則負舟無力將委靡墊
沒及底後止而又何浮之有唐宋八家門
仞各異氣無不歛曾王其尤著也南豐胎
息孟堅半山氣多峭急皆能脫戰國之縱

橫直追西漢雄視百代宜哉今先生不事
規撫其文簡古而蔚味之轉腴著幽著潔
嗣響曾王洵堪自名一家無愧古之立言
者矣抑非徒以言而已也先生恬於仕進
其守確乎其不可拔自辛丑入詞垣即陳
情歸養海內名公卿爭延主書院講席薰
其德而成材者踵相接也每上下今古考

序二

覈精嚴剖析同異足以羽翼六經而補註
疏之遺豈與夸采色鬪聲音以取悅一時
耳目者較短長哉讀是集者尚其溯方流
以窮玉水沿圓折而討璇源庶足以窺先
生之奧窔也歟

乾隆十年歲在乙丑仲春上浣長洲彭啟
豐拜撰

序

澤灑春醪而澱在翁洲擲硯以前山乘海雨以飛出
委穴藏書之外則魯秋睦著書之所也而浮祛纖艷
與扶精微闡六籍於千秋齊百家於一貫則其所著
之藁也夫昔者書呈元甲乃叙九疇匣檢黃龍遂恢
一畫洛扉漢石四海況其宏深薛鼓師琴三辰喻以
朗耀于是申公訓授即藝名經戴氏刪增依經立解
獲麟據粹衍孔甲之叢書御馬推微釀韓嬰之外傳

序

一

竹林著靈議拓春秋胎夜恒風傳稽洪範乃至楚蘭
托喻蜀草窺元好色本之國風鈎深法諸易傳赤刀
兩序昆侖備瑤器之神圖黑水三危廬獄微名山之
遊記莫不範圍隻義商徵沒諧籠蓋羣言青藍任變
溯文文而始諸九六合旦雅而統以十三固皆天地
之大文而聖哲之能事也迨自論侈閱大語事芳蕤
逞荒怪於兩龍摹谿峴於五靈青萍結綠止炫書牋
元猿漏卮惟研詞賦遂致微言莫續尼等秦灰要道

虛湮東同漢錮甚桓譚之寡要慚鄭衆之未精詎非
侮聖之私心何與觀人之盛化先生則篇高金薤獨
睨天根句軸銀毫偏搜月窟曾嚴王巧冥會六藝之
芳柳峭蘇雄一屏二家之雜卽有麻衣小別或賦荆
臺符徃能歌魯銘蜀棧薛公傳後快寸鐵之胸堪紫
微閣中炫六經之電取要之彙經夔拊將懸斃俱協
鳴鈞貢自禹刊卽怪石均送工賦功侔起廢力敵針
盲紹隆緒之范二醒諸公之碌二行見術經小道家

序

二

脩公戶禮容圓辟淫詞入識昌黎詰旨又豈止學於
多識漫闢瓊林博應宏詞惟觀玉海對阿大祀祇詩
竒木之斑斕賦奏離宮僅賞長楊之淹麗獨是施梁
注易夙寘論辭甚固傳詩未工歌頌歐章京卜詎聞
白芷賡騷夫錄鄒師寧擅黑龍草疏更若孔穎達五
經撰義鄭康成一代稱師皇侶傳徒服虔塞難而句
竒語重沒無字繡駕鷺色正寒芒絕乏評推駮驥澤
中牧豕安誅膏城門外駢驢誰箴冀牧惟子政解拈

編寫子雲賦璇題此外寒。終焉嘿。至于固遷
雄卓未窺東海專門潘陸翻瀾不入西唐精舍齒難
復角尺短皆然葛且殊表杪差莫易何則疏通者就
德而巨麗者矜才彼兩美之難兼固一言而可決也
先生既精既博籠華實以同筐一緯一經合魚熊而
共釜錦移黼織楮即球雕豈徒文苑之白眉實六儒
林之赤幟矣雖然情深節妙本在躬行膏飫先生要
需心畫先生以承明清秩博士巍科屢讐天祿之書

序

三

幾立射宮之學而乃聽雞籌于絳幘偏愛抽簪慙鶴

髮于青幘獸勤藝稷

先生以侍養歸

洋、河水毓俊大梁嶽、

吳山數文兩浙

主講浙豫兩書院

此則餐求紫堇恰符孝子之

陟岡幣執纁裳隱合良工之琢器不中不與甘協供

飴以仙以漁幽貞履坦以故智圓心鏡出言而迸作

涌泉撲觸毛錐迎解而全伴破竹燦如咸在請驗誠

脩能者雖多毋懷義襲至若健追兗越詭詫蛟翔長

江絕岸之竒三壁五車之富則中朝觀寺競珍北海

鴻碑小市兒童偏習微之佳稿衆皆先我已占珂馬
之一毛僕亦解人焉畫珠蛇之四足

乾隆甲子夏五月上浣同里年眷弟胡浚拜撰

卷

四



乾隆甲子夏五月上浣同里年眷弟胡浚拜撰
鴻碑小市兒童偏習微之佳稿衆皆先我已占珂馬
之一毛僕亦解人焉畫珠蛇之四足

叙

一代之興必有績學之士博綜群籍貫串
典制陸離璀璨卷軸發其光華磅礴網緼
道德流其模範有所感觸作為文章如大
江之翻波瀾老成莫或能閑也如春雲之
升五采錯雜莫或能狀也噫觀止矣夫言
能探其根本則千變萬化而莫窒其從生

叙

于是圖呈綠字象現丹書而刺經之膏勾
股古今囊括寰宇而擷史之腴禮樂闕深
蟲魚瑣碎而細大勿捐篆尚犧尊竹頭木
屑而精猶一貫追風格於秦漢緯姿態於
韓歐析理致於程朱是豈絺繡之膏末與
抑古之所謂立言不朽者與今夫立德立
言立功有吾所得而自主者有吾所不得

而自主者其自主者必德與言也若夫立功惟天子有事于文武而獲與其選信任之專無諛人呂聞之斯克抒其含蘊焉然則人亦自植其可主者而已會稽魯秋滕先生已登甲科入清禁而以親老乞終養夫終養孝也孝德之本也學之府也其望之所蔚跋衆舉呂為淵豫之師負笈者

叙

二

雲集而景從殆孟子所謂英才教育之樂歟昔隋王通教授河汾元吳萊署長蘄書院山長兩人著作各等身胥湛于經術先生之學侶之因力謀其得呂自主者爰蒼萃所作鑿而次之鏤而行之甲子夏六月不呂予為不敏惠而教焉予見其立言之辭無不備立言之旨無不明立言之筆無

不古喟然歎曰先生其不朽矣乎抑亦嘉
惠後學者至矣雖然方今

聖明在上求賢若飢渴先生縱自韜晦而光采
騰發寧能鎖公卿之口微書鄭重下賁萬
松嶺畔先生其以立德立言者焯為立功
乎試存吾言以俟之甲子夏日兩浙使者
納蘭常安題于水淨閣

叙

三

秋塋文鈔目錄

第一卷論

忠質文論

六國論

屠岸賈論

明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論

徐幹論

古文今文論

幹離不貌類藝祖論

秋塋文鈔

目錄

動靜論

客星論

項羽不都關中論

補過秦論

堯用鯀論

寬論

河圖洛書論

易本末論

共六十四篇副刻

第二卷

議



曹月川先生從祀議

濬浙江南湖議

開封水利議

江南漕淮套議

三五法議

賑荒議

開浙江金塘山議

第三卷 傳

鎮南大將軍蟒公傳

秋勝文鈔

目錄

兩廣總督李公傳

大司馬吳雷邨先生傳

廣東副都統汪公傳

周櫟園先生傳略

副使王崑良先生傳

都督張射光傳略

將軍唐琦傳

李光壁傳

孝廉周綏山傳

續中山狼傳

第四卷 序

李穆堂先生別稿序

德濟齋先生浙江書院講學錄序

戡山書院課藝序

祥符縣志序

文統序

沈生時文序

夏雨笠時文序

秋塍文鈔

目錄

龔明水時文序

彭少司寇兩浙使草序

張譽併先生文稿序

浙東葉公賑飢詩序

吳繼長時文序

尹右衡讀詩績要序

李佑人文稿序

洪範正論序

第五卷 序

龍巒二集序

張方伯歸養詩序

周辰遠文集序

王氏二子遺稿序

大梁書院同門齒錄序

王孟亭集序

胡希張四六文集序

題解序

吳山彙業序

秋塋文鈔

目錄

金氏族譜序

黃玉圃臺海錄序

徐雨峯時文序

方朴山時文序

送河北副使張兼山歸南皮序

周生時文序

第六卷

說賦

捉虱說

畜狸說

硯說

有餘說

祛悔說

無傷說

夏時冠周月說

五六天地之中合賦

以船爲車以楫爲馬賦

嵩嶽賦

第七卷

書

秋勝文鈔

目錄

五

上館師徐蝶園先生求歸養書

寄副都御史尹健餘書

答蘇松中丞徐雨峯論韻學第一書

論韻學第二書

論韻學第三書

答論營制書

答庶常周生論世俗之祭書

答御史孫虛船書

答副使李雪庵論性書

答編修萬生書

與桑辰佐論詩經用韻書

與文學劉生書

與文學張生書

第八卷 辨

遊諸暨洞岩記

張楞阿方伯去思碑記

重修汴梁桂香祠記

海上陰火記

秋濛文鈔

目錄

敷文書院紀石

山陰縣節孝祠記

三友齋記

襄陽賢母祠記

嶺南辨

禹廟梅梁辨

朝聘執圭辨

劇秦美新辨疑

第九卷 考

蘭亭考

吹臺考

汴都考

粵東西江考

北江考

射不主皮考

堯典九族考

祥符星野考

湯陵考

瓜臆文鈔

第十卷 書後

目錄

七

讀大戴禮書後

讀春秋繁露書後

讀蔡中郎集書後

讀忠經書後

讀王充論衡王符潛夫論書後

讀荀悅申鑒書後

讀薛氏元經書後

讀元子書後

讀會昌一品集書後

讀春秋尊王發微書後

讀唐文粹書後

讀宋文鑑書後

讀帝王經世圖譜書後

讀書分年日程跋

第十一卷

墓志銘

祭文

經筵講官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彭公墓誌銘

經筵講官工部尚書趙公墓志銘

秋塋文鈔

目錄

八

忠烈魯公墓志銘

孝廉方正徐管邨墓志銘

楊文學墓志銘

祭何義門先生文

祭鄭烈婦文

第十二卷

狀

七

策

答問

凡例

補宋史家肅簡公遺事狀

七推

文體策對

答廟制問

答五音六律問

答褻衣襲衣問

答三代田制畝數多寡問

答三代正朔改時月不改時月問

廣東通志凡例

祥符縣志凡例

易纂例 共八十篇嗣刻

秋勝文鈔

目錄

九



答五音六律問
答三代田制畝數多寡問
答三代正朔改時月不改時月問
廣東通志凡例
祥符縣志凡例
易纂例 共八十篇嗣刻

秋塍文鈔卷之一

論

忠質文論

聖人之所御者世而動于世者謂之運世運者一質一文或損或益傳曰王者質法天文法地質先文後本末陰陽之義也忠也者天地之心貫乎文質之中而文質之所重倚以不壞質而不忠其失也漓文而不忠其失也僞聖人規世之所赴焉且不言而同然焉於是順其將動之勢而

秋塍文鈔

卷之一

一

會稽魯齋書



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者司馬遷也
至晉陸機復衍其說以策貢士宋蘓洵易忠敬文直曰忠
質文而書論幾策迭伸厥指噫是皆鑿於孔子之言矣孔
子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復謂用禮樂則從先
進夫禮樂者所以布文質之具忠者所以植禮樂之本舍
禮樂則不能飾文質矣舍忠則欲行禮樂而必有所闕矣
故忠非特一朝之尚也

秋勝文鈔

卷之一

六國論

蘇轍之策六國也曰莫如厚韓親魏以攻秦是說也人嘗
躓之然而蘇秦之說曰秦之攻韓魏也無有名山大川之
險信陵君之說曰夫存韓安魏以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
也且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佐之趙涉河漳燕
守雲中洹水之要謀旣臧矣乃慎覲王三年韓魏楚趙燕
同伐秦始皇六年韓魏楚趙衛又同伐秦一叩函谷兵輒
敗走若是其速禍者何哉勢莫能壹名莫能縻分莫能懾
也夫桓文之霸也以挾王命語曰明其爲尊敵乃可降楚

秋勝文鈔

卷之一

三

項羽以弑義帝而敗其興也沛公發其喪戰國之時冠帶
國七地醜德齊東西二周不絕如綫斯亦桓文之所挾而
沛公藉以興漢也乃辨士唇吻持其說不堅其君惛然不
能須臾且夫周地雖小其所居天下勁兵處又形勝之國
也秦之伐韓必假道於周而綦母恢謂魏王曰周君謀主
也而設以國爲王扞秦由是觀之河南鞏洛穀城偃師緱
氏之區咽喉阨隘塞秦之衝而爲韓魏之蔽韓魏足以蔽
四國二周足以蔽韓魏而又臨以天子之穹號蘇轍但知
韓魏爲秦腹心之疾而不知二周實爲秦腹心之疾二周

與韓魏唇齒故四國莫如厚韓親魏而韓魏又莫如尊周
絕秦倡以大義動以文武成康之遺澤跡以秦虎狼之害
固守伊闕虎牢之險修耕戰之具行仁義之政當是時韓
之韓非魏之信陵其才優於治國且當秦子政之立幼弱
太后淫亂大枋委於呂不韋此其勢可乘而其強可折也
奈何沙海葉庭各謀九鼎王命諸侯伐秦莫肯用命而周
先亡矣豈不惜哉豈不惜哉故秦使將軍嫪毐攻赧王而西
周亡又遷其君於陽人聚而東周亡二周既亡六國從之
韓魏以地近於秦則亡趙以殺李牧則亡燕太子丹以好
秋勝文鈔

卷之一

四

小勇則亡楚以負芻之亂則亡齊以坐而待盡則亡既無
天子何有諸侯此戰國之君所以爲不思而蘇轍亦區區
屢論其末也

屠岸賈論

屠岸賈爲司寇執法之官也趙盾弑君之賊也法莫急於亂臣賊子屠岸賈不誅趙盾則法不行且不誅趙盾則君臣之大倫遂廢吾故謂屠岸賈能行春秋之律也且夫盾立靈公非盾心也方襄公卒盾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及穆嬴日夜啼泣頓首詣盾盾遂立靈公發兵拒所迎襄公弟於秦者嗚呼盾固視其君若嬰兒玩弄股掌之日久矣及靈公立無道盾驟諫不聽然靈雖昏不可謂非君盾雖仁能得士不可謂非靈公之臣乃靈公欲殺

秋勝文鈔

卷之一

五

之盾輒逃之趙穿徐起而弑之春秋特書曰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而趙盾首惡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屠岸賈者素有寵於靈與盾比肩而事吾意靈公未必不陰屬以誅盾事但身未爲司寇義不敢也及盾弑靈吾知屠岸賈必造然涕泣寢苦枕干以榘仇人之胸然身未爲司寇又義不敢也盾惡不正其心不捨一旦掌邦憲討奸宄天實命以誅盾故急治靈公之賊以致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爲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臯爰書旣具韓厥沮焉不聽遂攻殺之嗚呼春秋之義如日月

星辰之明於二垂萬世而無所惑然其不告景公而誅之
何也曰勢不行也景公者成公之子成公者襄公之弟彼
方德盾之立已而神明事之且朔又娶成公之姊其必不
肯滅趙宗也明矣屠岸賈以爲吾告於君君不報是法不
行陷君不義吾受擅殺之咎而法信是過則歸已雖死如
飴是故趙孤旣立屠岸賈及其族人駢首受戮夫固所欲
有甚於生也不然豈不能脫哉衰世以史筆治天下桃園
之難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齊莊公之難太史書曰崔杼
弑其君然屠岸賈誅趙氏能執大義死其官豈齊慶封盧
蒲癸可同語哉吾故謂屠岸賈能行春秋之律者也

秋歷文鈔

卷之一

六

明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論

經者君臣父子之常道也天下大定仁義不禍而聖人之經常流苟其奪人之位取人之天下殘殺忠良瓜蔓不已則經之本傷矣其本傷其枝葉蓋希不亡矣明成祖者建文帝之藩服臣也太祖命之爲諸侯不命之爲天子革除之役其名曰纂永樂十二年命胡廣楊榮金幼孜纂修五經四書性理大全及書成義無所闡崑山顧炎武曰是其人才已空於建文之世後之君子欲掃而更之亦難乎爲力矣而吾不謂然經皆周公孔子所手定周公以叔父之

秋滕文鈔

卷之一

七

尊秉負展之大政不敢不利於孺子孔子懼亂賊之黨熾而作春秋律以周孔之志則成祖在不赦之條而自戾于經名旣乖誤則害于言故其一時儒臣受寵命給餐錢予筆札國恩厚重宜竭檢校亦非於經有未通學有未貫特以議之於口筆之於書多所窒路而成祖又猜疑刻鷲喜諛惡直動觸忌諱故隱忍媿宴僅掠舊典竄章割句不敢鬯發明之旨易襲董楷輯疏詩襲劉瑾通釋書襲董禹輯錄春秋襲汪克寬纂疏四書襲倪士毅輯釋明蹈勸說之咎而陰求諒於天下後世之心固亦養壽命之士而保妻

子之臣也昔者王莽行周官失關雝騭趾之精意成祖修
六經昧春秋人臣無將之律奈何欲以非聖無法之人而
寄經學之絕續哉 本朝察其非是以諸經重刊國本掃
而更之本立而末舉先聖先師其志曠者其義行經學之
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秋塋文鈔

卷之一

八



自是外典乎其亦禮乎
而更之本立而末舉先聖先師其志曠者其義行經學之
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昌其在斯乎其在斯乎

徐幹論

余悲夫世之論徐幹者屢沒於建安七子之中而不知其爲有道之君子也故特論之曰若徐幹者其爲詞章之士乎哉夫自孔子旣沒七十子之教旣衰漢有董仲舒能知道之大原出於天若揚雄者又奚論醇疵焉凌彛至東漢之末噫其亦甚矣幹生於汙濁之世矚然泥而不滓魏武歎以箕山之操庶合進禮退義行顧其言者且其著中論粹然儒者之言也宋曾鞏曰幹獨能考信六藝推仲尼孟軻之旨述而論之又曰因其書以求其爲人又知其行之

秋勝文鈔

卷之一

九

可賢也噫鞏言其妄乎哉果妄也鞏固知道者其不妄也幹其可沒乎哉宋朱子云自秦以來無人識得敬字然幹嘗曰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得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行由幹之言思幹之學有合於聖人執事敬之義夫敬不離乎事事不外乎禮禮與事斯須不能去吾身敬依乎禮實而可持正而無所奇衰之學也漢之揚雄隋之王通多訛於聖人之教而論者或躋之道統之列若幹者俾其遏抑泯滅於應劉之輩公議不章塗轍不正此所謂大舛也

古文今文論

後周柳蚪論文云時有今古文無今古吾得而易之曰時無今古文有今古請畢其說夫所謂古文者以文之古而云非以其人之古也然則所謂今文者亦以文之今而云豈以其人之今哉蓋一代之中斯文必有繫屬其果皆今乎抑不也當吾世而有史記漢書者出焉吾安得不尊之曰此兩漢之文也抑有韓柳歐蘇者出焉吾安得不重之曰此唐宋之文也夫自漢唐宋之世綿綿連連或千有歷年或百有歷年以至於今也其間能者何獨馬班韓柳歐

秋慙文鈔

卷之一

十

蘇諸君子歟卽諸君子之文何獨今所傳者或百篇或數十篇歟匪其人不傳矣是其人矣匪其文亦不傳矣其不傳者必皆今文也歐陽序蘇子美文曰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乃在其後又曰當時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號爲時文夫今讀歐陽子之文謹曰此古文也非時文也豈知歐陽子之世自有所謂古文時文時文者今文也論世者以東漢以來早關時文之徑由其漸務聲偶故特卑之然則所謂古文可知已矣噫六經至道不能續也本諸六經以追秦漢有志之士敢不自勉哉敢不勉人哉

幹離不貌類藝祖論

凡既散之氣無再聚之理無再聚而戕其骨肉殄其國家
賊其性情之理宋人詣幹離不營者見其形貌正與藝祖
類遂疑爲藝祖後身此何據也或曰藝祖不能滅遼而幹
離不滅之鴛鴦灤之捷藝祖之志也雖然幹離不者藝祖
之仇也方其啟金祖兩伐宋入汴京執二主辱妃后俘宗
族自江之北趙宋邱墟設幹離不不生宋之京師不陷子
孫無纍囚之辱故謂藝祖後身是以藝祖滅藝祖也或曰
藝祖之假手於金也報太宗也嘻抑又甚矣今有人同母

秋聲文鈔

卷之一

七

兄弟殺其子孫而已亦必殺其子孫此忍人也殺其子孫
而丐之於仇此愚人也丐之於仇而吾之子孫亦隨之吾
之田園奴婢箱篋充牣累世重器無不從之則愚且甚之
人也而謂帝王爲之乎史稱藝祖仁孝豁達質任自然不
事矯飾吾觀其奉母遺教不私天下灼艾分痛友于兄弟
雖未嘗學問而根本深厚不以富貴蕩其心豈以生死惑
其志爲此說者不知人君之度不識聖賢之道不明原始
反終之義直逞其輕薄臆見是邪說誣民之尤者也可
訓哉夫後身之說之妄也久矣貌類何足以疑之而遂豐

其誕妄樞密王德用亦貌類藝祖豈又藝祖後身乎吾故
謂貌類藝祖者偶也

秋隱文鈔

卷之一

十一

動靜論

晝謂之動夜謂之靜作謂之動止謂之靜晝夜行健謂之天作止主敬謂之聖聖天而已矣或曰水之靜也風撓之動或蹙或湧或立或飛號而不息失其本體故莫如以靜余曰唯唯否否不然天有五典聖有五教人有五倫而大道立矣提其綱則曰仁義禮智析其目則曰視聽言動慮其行之流而淫也則制之以禮慮其心之弗能油油然以樂也則和之以樂何以導其機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何以踐其實曰篤行反是則有刑焉夫自綱舉目張禮中樂和擇善固執而無弗體之於動故主敬者聖人之學也主靜者非聖人之學也然則聖人之心無靜歟曰聖人惡乎無靜然則靜無功歟曰靜惡乎無功吾所謂體之以動蓋以動而貫靜非以動而遺靜也敬者學之通也聖人曰執事敬又曰不動而敬持其執事之心不敢荒於不動之時動無所苟靜亦依焉敬而無失如斯而已矣而辨其達德以行達道由乎勉強以造乎純粹以精之域必恃乎動而不恃乎靜此毫釐千里之辨也若其號於天下曰吾主靜也吾主靜也堅持其說而力充之勢將棄而君臣離而父

子毀而兄弟夫婦朋友嗚呼釋氏之禍盈於天下吾復倡
其說而助之嚴安復望天下人倫之明也傳曰孝弟也者
其爲仁之本與又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
聖人有下學之功無好高之論所謂主靜終不若聖門之
所謂謹獨

秋塍文鈔

卷之一

十四

嚴子陵客星論

舍於星辰之間若客故曰客星客星者有妖有祥譬如主人延客有益之者有擊之者有敬之終吉者桓帝與河南尹鄧萬通夕飲博客星遂犯帝座此客星爲妖光武徵子陵夜共臥光以足加帝腹客星亦犯帝座此客星爲祥所謂客星者曰老子曰周伯曰王蓬芮曰國皇曰溫星皆名客星中興天文志云瑞星有十二一景星二周伯三含譽四王蓬芮夫景星含譽之爲瑞也雖童子之學知之也今客星參焉吾故曰客星多瑞星也學者博覽漢書客星之

秋隱文鈔

卷之一

十五

禍棺貴水饑內亂外軼於是駭惑以爲子陵何故亦犯客星然吾謂元光元年客星見於房應在漠北而是時衛霍之功方烈幕南無王庭太初中客星守招搖占在外邦其後漢擊大宛馘其王得名馬吾故曰客星多休徵也余考周伯老子王蓬芮皆古之高行不仕者沒而爲星帝命爲客星不惟其星惟其人也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例子陵於星則客星也例子陵則周伯老子王蓬芮也天人一氣冥合其道非誣矣夫國皇溫星其桓帝所犯者乎若光武時必周伯老子王蓬芮也又考周伯一星晉志以爲

祥隋志以爲妖然必以晉志爲正如國皇溫星終不可以
爲祥也

秋勝文鈔

卷之一

十六



秋勝文鈔以爲妖然必以晉志爲正如國皇溫星終不可以

項羽不都關中論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漢元年十月沛
公兵入武關十二月項羽兵入函谷關當是時羽力足以
都關中也羽不都關中坐失形勢然羽後入關三月其不
都關中如約也尊懷王命也崇信細力說之都者爲非然
則令沛公都關中歟曰何可令沛公都關中也沛公入秦
行寬大政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酒食獻饗軍士佐以張良
蕭何韓信樊噲之謀勇其勢得天下且無疑封沛公以關
中是猶阻升極者而予之以階梯也雖愚夫亦難之然則
秋滕文鈔

卷之一

七

勢且奈何曰天下有力有信有權有取天下之力而無信
則民疑有取天下之力與信而無權則事垂成而輒敗夫
沛公之得天下匪直關中也爲義帝發喪也彼知力之莫
能尙而植其信與權是以能據勝算而攬得全之局故爲
羽計莫若奉懷王都關中何則關中者帝王之舊都也懷
王者諸侯之共主也以策勲論則如約重以扶義論則君
臣尤重羽誠惡負約而勢又有所甚忌破其所忌莫若爭
號諸侯風曉沛公卽使人迎懷王西入關幸諸侯王奉上
皇帝璽符尊以義帝之號而都之沛公必弗敢不從其不

從則誅之其從之然後因其思歸之衆而東徙封之沛公雖智其何術以釣天下然則羽宜何都曰都洛陽洛陽者關中之喉天下之脊義帝都關中羽復都洛陽有犄角之勢有翼戴之名急則羽可挾義帝以制諸侯緩則義帝亦不能貳于羽天下不歸羽將安歸之今計不出此謂已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爲漢中王嗚呼其闇于計畫也亦甚矣巴蜀險固咸陽尾閭是以秦弗滅蜀而司馬錯以爲憂王沛公巴蜀僅令亡國大夫距塞其衝是猶勇夫喑鳴而前一童子揮手以闌之也豈不悖哉故羽之失不在不都關中而在不奉義帝都關中不但不都而已且陰令擊殺義帝江中資沛公以誅暴鋤亂之名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補過秦論

秦之罪莫大于滅周而滅六國次之特怪賈生過秦獨遺其大也史記周本紀云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既不祀然則莊襄之罪浮于始皇矣夫莊襄之世周鼎入秦凡七年王赧旣亡何罪而復奪其七邑遷之陽人聚此莊襄之甚也吾嘗謂東西二周其君猶中主之才可輔以盛衰非有亡國之禍如桀紂者也西周君與諸侯合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伐秦秦使將軍嫪毐攻之東周君謀秦秦使將軍呂不韋誅之夫二周伐秦猶是大司馬九

秋勝文鈔

卷之一

九

伐之灋以上征下之義秦敢虜其君攫其重器收其土地人民自三代以降有若是之裂名義而恣吞噬者其亦少矣卽有桀紂之惡聖人不得已而定之以兵然猶自以其德爲慙義士猶不食其土之毛何者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不可以倒置也是莊襄之罪其必不恕于春秋之法可知假使爲莊襄者奉周守府主以號令諸侯則必不煩兵革而六國服卽有不服其攻之也有名而其取之也甚易何也當時韓旣入朝魏亦舉國聽令諸侯震懼眩惑莫不甘心臣僕而願帝秦特以名號不順進退不果魯仲連

一介之士猶思蹈海而死况交有稱王之名者耶若其挾
共主之權行桓文之業諸侯奔走恐後其折而入秦也必
不待二十餘年之久而始皇之世亦終致一統而有天下
奈何蔑義黷武先滅二周次及六國斬首之衆自石門之
戰至赧亡之歲其見于史冊可考者蓋百四十餘萬自赧
亡之歲訖兼併之日史傳不載首虜之數又莫得而數也
嗚呼上帝好生天不祚逆非莊襄啓之而孰啓之吾嘗謂
莊襄又嬴氏之罪人也蠱人之妾以呂易嬴方絕姬氏之
祀而不知嬴氏之祀先斬方滅二周以吞六國而不知父
與其身俱速斲于不韋之手畜一狼戾恣睢之始皇毒螫
天下而國之社稷亦從之嗚呼何其極哉漢興求周苗裔
封其後嘉三十里號曰周子南君而賈生過秦方罪始皇
罪二世罪子嬰獨不及莊襄且曰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嗚
呼無父無君之賊而曰享國無事哉

堯用鯀論并序

堯治水何以用鯀不
虞不更幼歟禹且娶且生子矣故金仁山謂必禹
諫而鯀不用也因論之

吾觀堯之用鯀而歎聖人義之精心之密也當洪水割天
下堯知克平大難舍禹其誰也以鯀之愎稱遂共工之過
奚狗岳之請緩災而姑試之今有拯溺人者望其哀而號
至滅頂而拯之者舍其能者跌無良不聽令者以往人將
訶以不仁堯之大智必不以此虧損堯蓋籌之反覆思之

秋勝文鈔

卷之一

十一

吁而曰禹者鯀之子也用鯀正所以用禹也今夫聖人必
不戕人之倫聖人亦必不自戕其倫鯀方自負其望姪直
弗順何有厥子假令堯或舍鯀驟用禹禹朝拜司空之命
鯀且夕掣其肘禹順命則亂衡命則懟兩無所信其能免
民之魚予之以茵席之安而慝志也哉是故舍鯀非用禹
也用鯀乃用禹也鯀固有才非昏惑恇怯者或惜形勢違
上下禹必諫諫而聽鯀且收禹之績諫而不聽禹亦無所
謝至於九載弗效明正國憲殛諸東海鯀頰首無辭禹踵
而釐改制量守其忠孝克饜帝心其成功決矣是故鯀殛

禹與屢越三載至近爾全人之倫無虧於志禮曰鯀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修鯀之功鯀功有基禹乃續焉堯之用鯀卽以用禹不益灼灼明哉或曰然則堯舉舜何以弗慮瞽瞍吾又謂不然瞍之地與鯀遠其望亦殊且瞍之姦可又而鯀弗可以化然而夏且宗鯀虞弗宗瞍者用鯀卽用禹用舜非用瞍也

秋勝文鈔

卷之一

三

用鯀非用瞍也
而鯀障水以於隘而夏且宗鯀虞弗宗瞍者用鯀卽用禹
用舜非用瞍也
秋勝文鈔卷之一
三

河圖洛書論

併序

河圖洛書古今聚訟然讀易繫傳厥指甚明若求圖書于河洛之外愈神異愈荒誕矣當據經以解之遂申爲論

天有日月地有河洛天地之常道也圖書者神道也亦常道也故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自後世誤闡神道詭陳圖書由漢訖宋或云龜馬或云有書今亡或引墨布圖釐黑白奇耦方員之狀而圖書裂矣東方朔曰目不在面而在足球昧不給能何見

秋脞文鈔

卷之一

三

乎今圖書之昧亟矣其揀之者亦告以聖人之經而已矣聖人曰天生神物聖人則之天地變化聖人效之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神物者著龜也變化者四時也天垂象者日月之明也河圖洛書者川流之化也唯是河洛之形焉爾猶夫日月之象焉爾原夫聖人作易以準天地仰觀天文俯察地理天文以日月爲大舍日月之外惡得謂又有物焉以昭其文地理以河洛爲大舍河洛之外惡得謂又有物焉以揭其理圖書者地之理也其流形曲折脈絡分明狀若圖書之繪故曰

圖書義繫河洛豈贅龜龍哉且夫伏羲誕生流光華渚發
跡成紀介在河洛之間秀者益秀瑞者愈瑞當其畫卦俯
以觀法人曰河洛伏羲曰圖書通神明也伏羲曰河洛人
曰圖書崇聖德也孔子曰河不出圖亦思聖人也豈矜告
帝之圖哉附會禮運者漢儒也忽溢一字曰河出馬圖後
儒百喙踵之彌厲善夫王充之論景星曰爾雅以四時之
和爲景星後世以精如半月爲景星而以太白之狀當之
失其義矣夫景星非星圖書豈實有圖書哉

秋塍文鈔

卷之一

三

圖書義繫河洛豈贅龜龍哉且夫伏羲誕生流光華渚發
跡成紀介在河洛之間秀者益秀瑞者愈瑞當其畫卦俯
以觀法人曰河洛伏羲曰圖書通神明也伏羲曰河洛人
曰圖書崇聖德也孔子曰河不出圖亦思聖人也豈矜告
帝之圖哉附會禮運者漢儒也忽溢一字曰河出馬圖後
儒百喙踵之彌厲善夫王充之論景星曰爾雅以四時之
和爲景星後世以精如半月爲景星而以太白之狀當之
失其義矣夫景星非星圖書豈實有圖書哉

秋陸文鈔卷之二

會稽魯曾煜啓人

議

明曹月川先生從祀議

先生諱端字正夫河南澠池人永樂戊子舉人已丑副榜
第一官霍蒲兩州學正篤志理學躬行實踐有純無疵其
教人一以根本爲務所著述惜多散失今所傳者尚有王
之旦刻之夜行燭張璟刻之家規輯畧張信民刻之年譜
趙邦清刻之語錄孟化鯉刻之錄粹其四書詳說存疑錄

秋陸文鈔

卷之二

一

儒家宗統譜太極圖說述解辨屐等書多殘缺失次矣嗚
呼先生之學以孝爲源以人倫爲首務以仁爲宗派以無
欲爲要歸以闢佛老爲已任於明儒中薛文清似之而實
爲文清之倡先生卒文清誄之曰志慕高遠心趨正學又
讚曰理明心定距邪趨正文清之言豈虛譽哉正德中大
司馬彭澤欲舉從祀孔子廟庭遺書河南巡撫李克嗣曰
我朝一代文明之盛經濟莫如劉誠意文章莫如宋潛溪
至于道學之傳斷推澠池曹月川先生爲第一幸庵之言
豈阿好哉夫從祀誠鉅典也慎而舉之可也然知而漏之

不可也先生學開河津新會餘于餘姚之先而前明從祀
反不得居河津新會餘于餘姚之後儒林公議國家崇勸
其謂之何聞先生教霍時有樵者以薪易米誤獲金釧明
日還其主或問之樵者曰曹郡博有道人也以有道者倡
教吾土可不知化乎嗚呼明之禮臣廷議先生從祀而格
于官卑此其識見出樵者下也 本朝雍正二年議增從
祀二十人前明得羅欽順蔡清二人而亦未及先生似猶
宮牆俎豆之缺伏請飭行澠池縣查取事實以備觀覽以

崇祀典謹議

秋藤文鈔

卷二

二

澹浙西南湖議

南湖之界東並安樂山西距洞霄宮南抵雙白而北苕溪屬餘杭縣治漢熹平間邑令陳渾之所闢也其周一萬三千七百餘畝分上下二湖各廣三十餘里凡水之出自天目注苕溪下灌浙西三大郡于是焉委之若湖壞水勢建瓴衝突而下錢塘安樂鄉十有六里之民先受其殃而漫及杭郡次及嘉郡終及湖郡以爲壑田廬漂沒人民魚鼈東南命脉于是乎蹙蹙不能舒矣曾煜嘗考是湖之興廢不一大約其興也以循吏其廢也以奸民自漢而唐而宋

秋登文鈔

卷之二

三

元明得之陳善南湖攷及本朝邵學士遠平南湖議可俚指悉數也今議者曰農盜湖久奈何曾煜應之曰請佃業孰若宋蔡京曩邑令楊時拒之矣度今農力不敵京而令奚不以時自處也議者又曰勢家主之奈何曾煜應之曰明威畹邵氏嘗主之矣水利御史黃光昇劾焉今上官豈直黃光昇哉議者又曰隄且壞計築費重曾煜應之曰唐令歸珽誓死築隄何人也議者又曰滾壩高低勢且聚訟曾煜應之曰高則東南利而西北憂低反是前明者民費錢洪等請增三尺仍遵水利御史所定蓋其舊制尺寸

不可踰也然奸胥又以稅爲解是又未審自漢以來派其額輸入各邑田賦久矣夫是湖之利利在貯水不利在洩水貯之也貴寬故不宜狹貯之也貴深故不宜淺濬湖之土卽以築塘糜杙所入務著老土贅以巨石牝牡交錯界植石碑大書深刻馬澗水灘化灣諸塘全湖之槩尤貴內外深塹水常蓄則湖不涸湖不涸則豪民不得踞以爲田而弊不叢夫豈不知圩田之爲利大哉但十家而止爾百家而止爾其大小多寡之數必有所權也又豈不知發端之難哉但勞者在一時而逸者在百世亦爲之而已矣然

秋隱文鈔

卷之二

四

而明其當濬而卒不濬者何也是在會輦之序鑑湖也

開封水利議

惜哉汴蔡諸河之俱湮而開封失其舊利也夷考北宋之時汴河浮漕六百萬石蔡河浮漕六十萬石五丈河浮漕六十二萬石六丈金水諸河俱勝萬斛之舟水潦方降以爲尾閭猶有距川距海之義焉然且疏溝之詔歲歲俱下老成擘畫危詞激論李忠定之奏可覆按也今四野坦夷有土無壑大雨時行有蘊無洩汎溢田野損壞廬舍農不能獲民無所定通衢曲巷淺者沒胫深者滅頂非災也勢也災者天也勢者人也昔漢賈讓謂治河有三策僕竊謂

秋歷文鈔

卷之二

五

治汴亦有三策三策者何策之上者開汴河汴河源出滎陽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入祥符城南東流過陳留杞縣北又東過睢州北考城南寧陵北東經歸德府城南下流分二道一自歸德府東北達虞城夏邑北入江南徐州過碭山北蕭縣南北合于泗此隋大業已前道也一自歸德府東南經夏邑永城入江南宿州東南經靈璧虹縣由泗達淮此隋大業以後道也然隋以前之道黃河奪汴今宜讓河隋以後之道洪溝巴河減水溝之間慮黃闌入禁啓其竇爲今之策莫若睢州以西仍循古汴睢州以東專

開鹿家河鹿家河者由睢州城北寧陵城南踰柘城鹿邑入亳州河所謂渦河又曰馬尚河合流屈曲而南者也是謂上策其次則開賈魯河賈魯河者元臣賈魯修焉故曰賈魯故道自鄭州王家庄至花園鎮又東至東趙鎮又折而北貼黃河東南達中牟祥符今徙道張家橋夏家庄棄廣趨狹舍深取淺自康熙四十五年東趙鎮建牖始也冀洩于黃反爲黃灌謀之不臧自貽伊感患及中牟次及祥符矣今西溯鄭州若京水鎮至祥雲寺長九百丈又至張家橋堧西長一千五百二十丈又至張家橋堧東長八十

丈又至夏家庄長一千九百五十丈又至中牟縣合河口長三千五百八十丈統計八千七百五十丈害且十倍必先其功朱仙鎮者胸喉呢陘之區也市廛櫛比河形偏仄擴之則梗創之輒淤雖有智者輒束其手不知鎮河不治則鎮必屢決鎮旣屢決則商賈有所畏而不以鎮爲賈區貨且聚于周家口乘其隙以構事是亦苟悅策行井田之法也不則責鎮商治之旌其功鎮河旣治邑之溝渠引水注焉祥符之水治矣祥符旣治下流之扶溝西華淮寧亦治矣尉氏鄆陵通許諸邑亦無不治矣此亦開古蔡河之

遺意經理南條實爲中策然而談上策者輒籌水衡費慮
重且攘亳州津隘水陸之利有柅之者談中策者徂苟且
之計憚遠大之圖以賈魯未塞爲解而不規其遠且大者
嗚呼是惟頰首就下策焉耳矣周官稻人下地以瀦畜水
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寫水今治
汙者循遺樞而條究之開城外之濠疏城中之溝因卑濕
之地以爲洿池掘鹹鹼之土以爲陂澤相其地制其宜會
城東南古有蓬陂者秦漢以來滙水之藪下達陳畱魯溝
及沙溝縣北溝黃河故溝又下達杞縣楊柳河是亦大梁
宣洩之路也故曰下策此三策者枋國重臣擇而取之毅
然舉其上與次不惜錢不避怨清覈官地買民世業寘牯
築隄醜渠成梁視其曲直緩急而不膠故轍以培國脉以
矧民居利莫大焉爰据其翔實柅其源委以俟後之君子
有所攷鏡而興起云

江南溜淮套議

水勢宜合亦宜分用其夷宜合殺其怒宜分溜淮套者江南盱眙縣上流二十里有山曰聖人有河曰禹王歷天長六合禹導淮入江之址也宋時東南轉漕舊道至南渡遂湮明初累土塞斷以衛鳳陽陵寢今無復有知此河者矣當淮水漲時挾豫南谿谷衆流滙江南毫壽二州汪洋湖溟奔騰撞激臨淮以東城不浸者三板噫不且爲泗州之續乎哉此溜淮套之開所以宜急也或詰之曰淮不宜減套開則淮減淮減則洪澤湖弱其患在黃河淮揚震漕道

秋隱文鈔

卷之二

八

棘矣余曰不然洩淮者洩其異漲非洩其平流也今當異漲之歲力足敵黃之餘計其尺寸立之水泉建立滾壩石牘淮水平則閉之使不出淮水漲則驅之使不溢旣以敵黃又以平淮是兩得之道也倘其縱淮趨湖西風鼓之高堰不謹淮揚益震漕道益棘禍且不在黃河下是兩失之道也握河柄者宜知所擇矣然則禹之治淮非東會泗沂乎曰是有二道焉泗沂其一道也禹貢所指的是也入江其一道也孟子所指的是也

三五法議

三五法者漢制婚姻之家及兩州人不得相臨爲官避情故也夫以于定國之賢欲屬邑子于太守尹翁歸矣杜密之賢家居多陳託而譏劉季林矣而况不賢者乎故三五之法良法也然熹乎中幽冀二州缺守議郎蔡邕疏言以爲三五法行自坐留闕其故何也蓋其時宜以郡縣爲限不宜以州爲限夫州以領郡郡以領縣若幽州刺史部所領郡國十一縣邑侯國九十矣冀州刺史部所領郡國九縣邑侯國百矣其地多則相值少其地少則相值多今避

秋勝文鈔

卷之二

九

其多者而兼避其少者吾以爲其法必阻且其時又不重兩州人而重婚姻蔡邕所指十一州有禁當取二州指婚姻也是以史弼遷山陽太守其妻鉅野薛氏女轉拜平原相廣之十一州皆有婚姻之連而二州又少威名之士是以三府之選踰月不定吾見今宜重兩州人矣或互爲守或互爲令其有所舉則易而舉也有所罰則賈而罰也若兩人有訟獄必不以理懷金夜餽祗憑質劑兩家子弟不肖各得倚勢侮其鄉里而莫敢問而懲故婚姻止一家而兩州人勢蔓一州也是故漢法之壞不壞于三五而壞于

避州壞于重婚姻而不重兩州人今惟以郡縣互避不必
以州姑宣婚姻而令自舉兩州人家宰察除自易之甚易
百姓蒙大公之福其裨益甚宏矣

秋勝文鈔

卷之二

十



自州壞于重婚姻而不重兩州人今惟以郡縣互避不必
以州姑宣婚姻而令自舉兩州人家宰察除自易之甚易
百姓蒙大公之福其裨益甚宏矣

賑荒議

天災時有流行救荒本無奇策用一緩二之征富者有田
斯有稅而貧何與焉耕九餘三之制國家有倉斯有積而
民何有焉執事云議賑乃末節誠哉其末節也雖然權有
無謹察覈擇官吏繩奸民杜浮冒均向隅不可以不議也
一一如後

一檢校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官捐月俸幾人鄉官富民
巨商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之食之羨者幾處俱志之
簿能出所贏大者入告小者旌其門

秋勝文鈔

卷之二

七

一災非通國一例也衝有幾次有幾令申于郡監司糾之
不以實者請論如法

一賑莫先于覈戶戶宜廩于官者吏錄其極貧次貧以報
戶之中有老有丁有中有一有黃必辨其數幾何老者壯
者人日受穀一升幼小半之極貧三月而止次減一月遠
方來者聞民轉移執事者悉均予之唯有職人及商賈胥
徒大戶之佃僕不在此籍

一戶給之券識以篆不可混也尤不可漏守令丞倅畫界
督之母信里魁所舉亦毋徒恃門榻直如一家父子兄弟

謀其朝夕養餒

一城市郊野分爲給粟之所凡幾必以其便受之先期而
眎及期而予辰集申退男左女右或別以奇糶日老幼疾
病子孫代焉保以其隣倉人斗級必察厥弊官有昏耗必
貶其秩

一官不足于用也取吏之不在其屬者或不在職而寓于
境者計其官與胥之食而予之餼

一告富人無邊糶并官出倉粟平其價以予民

一饑民築堤埵完城堡計其備與值

秋勝文鈔

卷之二

十三

一庠序寒士不與餓者班所司錄請給粟稍贍
一官有墨吏有漁民有頑在賑案者治加一等

一知市賤理公爲餘粟之酒其糶必以其便受之先期而
眎其賤父糶銀

開浙東金塘山議

浙東海外諸山若玉環若金塘曩皆樂土有田可耕有廬可居前明洪武初年湯信國徙民內地諸山遂墟 本朝雍正五年浙江總督李公衛疏請展復玉環

天子可其奏有城有池有軍有民文恬武熙風物饒美惜哉其開玉環而不開金塘也夫金塘與玉環地分大小土不分肥瘠察其形勢不可以爲閒田玉環延袤七百餘里田十萬畝金塘之田三四萬畝里亦不及以二百計故曰地分大小然玉環之田斥鹵居十之半強腴者不及半金

秋騰文鈔

卷之二

三

塘泉甘土肥田腴可敵玉環之腴海王之利不相屈故曰土不分肥瘠玉環曩名木嶼又曰木榴又名地肺乃溫台之捷築清太平之門而金塘兀峙翁洲之腹寧郡之屏蛟門之戶無金塘是無蛟門也是無定海也是又無鎮海也而寧郡何以立國譬之人身鎮海以金塘爲喉定海以金塘爲臂喉不可塞臂不可斷况金塘玉環亦相首尾其贖賑貫其呼吸通命開玉環不開金塘是得其一失其一非防海之善策也吾浙苦貧食者衆生者寡假令得百里之壤三四萬畝之關魚鹽蠶絲之饒其地之所入可食二萬

人有奇雖無益于地形智者猶謀之勇者猶趨之而况資障蔽互爲犄角者耶或云慮其養奸夫海無所氛何奸之有且玉環之大五倍不敢以生戒心何有金塘或曰不然翁洲田裏山金塘山裏田故金塘險不知玉環之易嗚呼是又不知地值其險先據一勝之義也屯戍糗糧無藉仰給閒民轉移可以執事壯一郡之藩通玉環之援所當踵玉環而興事浙政莫急于此矣其地西有烈港東有黃由礁册子山在其西北黃由山在其西用其內嶺有一壘有十支山有五汊二大塚地一當設巡檢一于總一以治之失而不治吾恐奸民樹柵建棚蜂屯蟻聚或刮齒私煎或墾耕匿稅網魚捕蝦捉蠅釣鱸藏垢納汙且爲玉環之漏逃藪也

秋勝文鈔

卷之二

秋勝文鈔卷之三

會稽魯曾煜啓人

傳

鎮南大將軍蟒公傳

蟒吉圖滿洲人以任子起家沉毅饒將畧隨征滇黔力戰奪鐵索橋有功康熙十二年冬逆藩吳三桂據雲南反吉圖隨征南將軍尼某援粵東隸將軍舒恕戲下以功擢副都統守肇慶十六年春僞將馬雄圍肇慶急吉圖潰圍北走江右藉兵賊簡騎三千人躡其後有白馬騎將刃及其馬尾吉圖旋馬發大黃殪其將騎不敢追韶州叛將張星耀邀擊復破之經七十餘戰踰三月甫達信豐賊將王割耳帥精兵萬人薄城吉圖以羸卒五百僞建旗幟鳴鼓挑戰潛遣奇兵出賊軍後賊墮木死者無算大亂敗走乃會將軍舒恕於贛且解南康之圍捷聞

聖祖壯其忠勇志義璽書持節佩鎮南大將軍印且曰咨汝平兩粵之地將軍舒恕以下不用命者斬之是時吳逆方張叛者蠡起尙之信耿精忠以王爵叛孫延齡以將軍叛鄭蛟麟以總督叛劉秉政羅森曹申吉以巡撫叛馬雄

秋勝文鈔

卷之三

一

李本深王輔臣嚴自明線國安以提督叛吳之茂祖澤清
譚洪楊來嘉祖弘勳劉進忠阿爾泰郭義張星耀佟國卿
苗之秀以總兵叛偏裨以下不能指數三桂獨深忌吉圖
及傅弘烈弘烈者巡撫廣西兼撫蠻滅寇將軍卒諡忠毅
者也七月僞將馬寶胡國柱寇韶川裹糧坐甲尅旦夕期
吉圖自廣州疾馳入視北城衝急築土城賊晝夜力攻雲
梯容百人蔽以黃牛之革繪以虎文吉圖令持夷矛攢刺
之立斃賊踞筆鋒山俯瞰城中發礮擊城屋瓦俱震女牆
頽壞守裨者不能立賴土城固賊終不能入遂築長圍爲

秋勝文鈔

卷之三

二

坐困計而吉圖先遣一軍駐白土郝衛廣州轉道軍食不
匱賊又乘夜渡江東擊蓮花嶺遏援兵吉圖所檄江寧將
軍額楚赴援與賊遇殊死鬪吉圖出城中兵夾擊之總督
中軍又帥師西來以肇慶兵橫擊之賊大敗棄車重遁所
殺賊將十三人生擒五人獲甲仗糧糗以大萬計韶城獲
全吉圖之力也廣東旣平遂請與將軍傅弘烈復廣西
聖祖許之八月同弘烈擒僞將軍趙天元復梧州陟斬僞
總兵張元復潯州又遣叅將周光裕復平樂十七年春吉
圖兵少退保梧州

聖祖以廣西未定吉圖不進兵下敕曰蟒吉圖藉口綠旗營壘失陷退至賀縣徑回梧州頃諭駐鎮梧州兼策高州今宜以時進討慰粵西繫百姓之心母蹈前所爲閏三月吉圖進兵失利上章自謝還鎮南將軍印綬有

詔歸印綬立功贖愆五月擒僞總統饒一龍復鬱林州及北流興業陸川博白諸縣時僞總兵梁子玉賴天錫聞吉圖兵至固守白米嶺峒山勢壁削林箐叢密吉圖於四月十六日蚤乘霧蟻附攻破之斬子玉及賊兵五百二十餘級生擒二十一人天錫僅以身脫吳逆聞兩粵反正遣其

秋勝文鈔

卷之三

三

孫世琮率僞將軍五人總兵十人鍊兵十萬由宜章寇廣西軍容甚整總督金光祖與戰不利兩粵復震江寧將軍額楚赴援戰於藤縣又不利十八年正月世琮犯梧州吉圖分滿漢兵爲左右拒舍偏兩之一前進後休軍無惰氣兩軍紛拏火器具舉世琮不支大敗棄軍宵遁初吉圖疏言藤縣失守梧州勢危當出死力爭之至是鬪聲震山谷無不以一當十

聖祖有詔勞焉遂

命與傅弘烈進取滇黔師行有期而吉圖蕩發於項竟卒

民思其功祔祀伏波將軍廟中卒之前三日有巨蟒蛇見於柳州山麓吉圖射之或止之吉圖歎曰吾爲民耳矢中其項蛇斃次日吉圖項腫大如斗遂不能軍人異焉論曰以昔所聞將軍產時有蛇祥及死也以射蛇異哉蛇之有神也抑晉杜預宋蔡襄類耶要其功業偉矣

秋勝文鈔

卷之三

四

兩廣總督李公傳

李棲鳳字瑞吾奉天人爲諸生卽以天下爲己任內院副理事官授東昌荆南二道遷湖廣布政使巡撫安徽皆有功德可稱道順治六年平靖兩藩統師平粵廷議粵東巡撫事大非有文武威風可畏愛者必虧損朝廷體勢

世祖簡棲鳳持御史中丞節往踐其任棲鳳與兩藩簡卒徒立軍政兵乃不囂棲鳳曰昔漢武帝擊南粵用會稽樓船宜師其遺乃修戰艦以木爲城建樓櫓開四出門其上得馳馬火攻器械悉具先定南韶揚颿直下廣州遂平棲

秋勝文鈔

卷之三

五

鳳容貌威重其鋒不可犯諸將廩廩謁軍門莫敢仰視然心公而和勦撫隨機未嘗厲刻以戾人兩藩並駐極熾而張棲鳳力抑其燄民聞受其福撫粵八年威名聳島夷貨貝日至明珠異香翠羽象犀瑇瑁奇物溢於儲胥棲鳳不入其橐尋進兵部侍郎巡撫如故順治十一年粵東西始開制府以李率泰典軍事而禮樂刑政專倚棲鳳理棲鳳曰寧久寧之國以禮治初定之邦以法故其治民必撤除凶猾而無錮薄酷政之制十四年秩滿晉兵部尙書

賜內府錦繪皆有副十五年率泰遷浙閩總督去以棲鳳

代其官棲鳳以粵西潯南兩郡未靖粵東寇盜根株不能
痛斷名梧柳高廉四鎮責戰不則如律四鎮懼分北東西
二路大戰十六潯南平而粵東岸大海鄧耀黃占三王興
楊二蕭國隆蜂屯蟻雜於洲島隱伏空濶之處颿風一日
踔數千里莫能蹤跡棲鳳離其黨以仇攻其仇或誘之岸
上或殪之海中無脫者我國家無南顧憂棲鳳功實居首
交趾外藩烏蠻土司亦欵關入貢焉十七年加太子少保
十八年予告歸卒於家棲鳳在粵凡十二年

大司馬吳留恕先生傳

吳興祚字伯成號留邨浙江山陰人入正紅旗籍有文武幹畧以貢知萍鄉縣改無錫縣康熙十四年耿精忠據福建反和碩康親王帥師平閩薦興祚從征以才超爲福建按察使時耿逆已降鄭經遁歸廈門朱統錫亦敗走贛興祚陽曰贛非我土不奉詔義不敢越尺寸遂班師陰察降帥中有智計者令誘統錫來遂擒之擢巡撫總督姚啟聖與興祚同里開殊相得鄭經將劉國軒圍泉漳二郡啟聖禦漳州興祚援泉州從亂山窅谷中斬藤葛以進連敗賊

秋歷文鈔

卷之三

七

衆復永春德化二縣國軒夜遁泉州獲全遂與啟聖謀掃廈門興祚議分兵三路每路各萬人曰可入則三道並發使賊狼狽驚惶首尾不能救濟不可入則下碇固守以逸待勞彼此互應啟聖從之經遂潰走晉兵部尙書于世襲二十一年遷兩廣總督閩粵勢連興祚所洞曉也甫至部廢藩綠旗官兵分左右翼左鎮廣州右鎮韶州制府據上游有隱然碁布之望逆藩尙之信以罪誅遺孽猶擁鹽鐵重利興祚釐剔其奸民困大甦東安有步曰河頭者賈區也百貨集其地大豪胡從據市籍率二十而算一緡興祚

萃而徙其家潮之廣濟橋閩粵孔道圯而民病興祚曰吾
猶不忘閩况粵耶予白金四萬兩橋眠前愈益固在粵二
十年民便之興祚風致甚俊爽出則重髻吹螺大帥戎服
帕首袴鞞以威見憚入則衣輕衣從小僮二懷鉛提麈與
騷人雅士酌酒分韻所著有宋元聲律選史遷句解粵東
輿圖後徙古北口都統卒於官

秋隆文鈔

卷之三

八

廣東副都統汪公傳

汪世臣正紅旗廕生好讀書尤精春秋左氏學襲職三等阿達哈哈番順治十六年從將軍明安達禮出師湖北有功十七年遷佐領十八年駐守粵之潮州海寇蘇利犯順世臣率所部從鎮海將軍王安國爲犄角勢與賊大戰於石井寨矢如雨下中世臣面者二世臣拔矢注以善藥輒復上馬戰氣甚蹶壯自寅至申鼓聲不絕忽蘇利後營皆世臣兵大呼曰蘇利授首矣賊大潰其餘黨將降猶項背相望持兩端世臣單騎入其營曉以順逆利害詞氣慨慷

秋聲文鈔

卷之三

九

衆皆泣降世臣簡其銳者隸尺籍以是世臣兵最強是戰也世臣所得功牌一第一三等五等各一官十年遷協領康熙三十八年授粵東副都統世臣自以躍馬潮州復開闢南國徘徊珠海追尋舊日戰壘惘然興感先是世臣解圃植雜花數十本至是或苑或枯手執枝柯悽然流涕曰人事茫茫其隨草木盡乎時海鯨休暇枹鼓無驚世臣拊髀歎曰吾氣亦衰矣暇則吟詩日作呶唔聲不已五十一年以老賜告歸

周櫟園先生傳畧

周亮工字元亮籍江寧遷汴爲祥符人以先世居櫟下又號櫟園海內稱爲櫟園先生亮工行甚敏脩善讀書奧篇隱帙無不津逮崇禎庚辰進士守土有能聲而以福建全城功爲大時 國朝閩嶠甫定山海輿壤猶多伏戎大帥慮泉州十四寨居民從逆將帥師夷其地亮工時官布政爭之力且以其家百口保無他帥感其言直從之闈人爲建報恩祠刻石射鳥詩話二樓以紀活命事亮工工古文詞根柢槃深一稟秦漢風骨而獨闢性靈未嘗章樞字範

秋隱文鈔

卷之三

十

索之象貌也性嗜士類尤篤親念故當明季汴城遭寇亮工官山東舊鄉遺黎渡河而北東張西觸流者相望亮工遣弟亮節收錄存卹振以糗糒屏屢所活又衆仕至工部侍郎所著有賴古堂集并雜纂數十種行於世子在浚在延尤有學

魯曾燿曰世之學者誦先生文悅之尠知兩活命事余特揚之其他不具述聞先生死之日或夢金甲神鼓吹翟葆曲旃瑀興迎之去汴進士劉慎云

副使王崑良先生傳

王廷璧字崑良河南祥符人生六七年神氣清靈長而愈
騫礪落負經濟大志崇禎辛巳闖賊李自成圍汴執廷璧
去能以奇計脫歸本朝順治戊子舉於鄉壬辰成進士
分曹刑部慮囚多所平反尋遷禮部郎丁酉提學嶺南善
訓士報最需次康熙壬寅以少叅分藩越東越雖濱海腹
內地無在柵堡里魁街卒計戶派木藉以啖民廷璧撤其
質劑民甚德之嵎邑山寇竊發方張民逃竄廷璧率戲下
兵佐以家丁設伏誘之殲焉民稍集值寧兵移鎮事提督

秋勝文鈔

卷之三

十一

哈喇庫貪而獷旣躡寧又移躡紹廷璧露版約以三不可
曰占民屢一不可也派里甲二不可也索蠲輸三不可也
帥少阻旣至議以每甲襍駐一兵若虎徧噬於市帥方恃
輿主隸視僚屬皆搖手戒噤不敢發聲廷璧獨昌言兵民
不宜沓處狀詞不撓聲如巨鐘之震帥終不能奪廼以帥
府居中央四營羅四角民得帖帖自伏其穴是役也非廷
璧民魚爛矣帥忌廷璧甚百計啗之終不動大署國門曰
寧輸一官以救吾民帥遂傳致小過曠之左遷汀州同知
去之日民萬人慟哭尾其舟驛垣無乾土遂建生祠於檀

都督張射光傳畧

張射光字燦斗河南祥符人以翹關負重中甲午武科官
鄱湖守備歷任四川總兵官師行有紀加都督賞拖沙勒
哈番又拜他喇布勒哈番世襲二次射光生有神力挽強
弓矢無虛發方在鄱時值吳三桂反悍卒驕兵虬蟻蠢蠢
動奸民誘射光迫以白刃曰將舉大事願奉將軍爲主射
光瞋目叱之手格殺數人奪其弓矢射殺十數人突圍出
走告變制府遂任援勦黃崗之戰得賊將三人殺賊五百
十六人降賊萬五千三十二人江潞山之戰殺賊三百人

秋歷文鈔

卷之三

十三

降賊八千五百一十三人復州縣數十射光每戰先射殪
其前隊身率士卒善以少擊衆所向有功卒子致覺襲職

將軍唐琦傳

唐琦開封人紹興衛士也宋高宗南渡金將海金琶八急追之至浙江紹興太守李鄴遽以城降琦性忠勇謀緩其追鄴與琶八並馬馳琦持二大甓登市閣仰泣禱曰天若祐宋願相我一擊殺此兩賊擲之不中中鄴馬琦被執因罵鄴曰我月請官一石米且不負國爾爵二千石甘心降虜我死且食爾肉琶八怒叱曰汝欲何死琦慷慨曰我豈畏死願以布裹我身灌以脂徐焚之當香聞百里琶八命如其言焚之不能燼三日乃去高宗以是得逸云越人義焉今會稽有唐將軍祠

魯曾煜曰余屢拜將軍祠凜凜有生氣抑將軍不獨烈也慘死高宗脫焉江以東趙宋不失舊物將軍廟食諒哉

秋隱文鈔

卷之三

十四

李光壁傳

李光壁字熙亮祥符人爲諸生豪俠尚謀畧崇禎辛巳闖賊李自成犯汴知縣王燮立社練民兵以光壁爲總社賊薄城城東北將壞光壁率社兵固守散家財勞兵隨所壞築之賊乃退次年賊衆百萬復攻城光壁結義勇大社得萬人刑牲歃血繕器械肅隊伍出曹門與賊鏖戰殺賊甚衆巡撫高名銜予白金三百兩光壁悉散與士卒自是日出戰多所斬獲城中乏糧兵民日一食光壁曰事急矣請以車爲營抵黃河接援兵開饗道名銜疑不果用然城被圍久固死守人相食肉與牛豕同價卒至河決與城同殉大社力也後光壁走江南見羣小亂政遂歸杜門不出以疾卒時又有張堅者祥符諸生獻懸樓式以擊賊晝夜立雉堞間以勞死

秋聲文鈔

卷之三

五

續中山狼傳

宋謝良作中山狼傳其略曰趙簡子獵於中山有
狼當道射之失聲而逋命徒追之時墨者東郭先
生將適中山遇而匿之於囊狼得命旣出請食先
生先生惶駭因給之詢三老有一老人來告其事
老人誘狼復入囊先生出匕首共殪之棄道上而

人前不去

東郭先生旣殪狼老人異其事走告趙簡子簡子命老人
道前血肉穢藉道上簡子心惻焉暮宿於館髣髴狼來告

秋勝文鈔

卷之三

七

曰狼之死死于匕首其敢怨大夫或殺之大夫哀狼之死
賜之敝帷埋同犬馬狼死無所恨簡子驚起趣命瘞之老
人諫不聽退告人曰狼有賊心必負大夫於地下矣卒瘞
之去初趙氏五世夙滅霍太山爲崇晉大旱復之而穰于
是狼思以簡子媚霍太山之神愬之曰晉卿趙鞅者晉之
虱也湛樂飲酒淫獸于原委政弄臣且趙之先臯狼氏宅
吾之土不思報德而日殺吾族其祖趙夙恃其威暴霍遂
傾覆非神赫然示罰則太山忽諸神其圖焉太山之神怒
逐狼狼慚其說不行乃愬諸天狼天狼見而大悅遂引愬

諸帝言甚辨給帝召簡子簡子對以實帝乃命簡子與百
神遊鈞天廣樂九奏萬舞樂聲方動狼化爲一熊來援簡
子簡子射之中熊熊死狼又化爲一羆簡子又射之中羆
羆亦死簡子歸帝屬以一翟犬曰及爾子之壯也以賜之
蓋制狼也是時簡子疾五日不知人諸大夫皆懼實狼祟
云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太子母卹立其母翟婢也是爲
襄子襄子立四年知伯牽韓魏之師攻趙趙退保晉陽于
是趙壁中嘗夜驚軍人見一物蒼色白頰銳頭屈尾其形
似犬嚙人至死叢射莫能中之軍擾亂襄子命軍中多畜
秋勝文鈔

卷之三

七

獯豨害少止智伯引汾水灌城圍歲餘未下霍太山之神
恐狼之假手智伯以滅趙也乃斷竹二節朱書其裏曰趙
母卹余霍太山山陽侯天使也三月丙戌余將使汝反滅
智伯女亦立我百邑余將賜汝林胡之地書詳史記趙世
家不具載神至王澤襄子之臣原過遇之因與之竹襄子
剖竹再拜受神令及智伯敗遂祠三神焉當是時山東之
國趙最強而狼謀不衰狼乃入山學太陰煉形之術化爲
美女居大陵趙武靈王十六年王遊大陵夢見處女鼓琴
而歌詩曰美人熒熒兮顏若蒼之榮命乎命乎曾無我羸

異日王數言所夢想見其狀遂得孟姚嬖之生小子何王
傳位何而廢故太子章自號主父章作亂主父探雀穀餓
死趙遂弱老人之言旣驗狼亦不樂居趙乃出代雁門踰
西域其國王有女色美置高臺上狼請守臺遂淫其女生
子後爲高車國

秋騰文鈔

卷之三

六



子鈔餘高車國
異日王數言所夢想見其狀遂得孟姚嬖之生小子何王
傳位何而廢故太子章自號主父章作亂主父探雀穀餓
死趙遂弱老人之言旣驗狼亦不樂居趙乃出代雁門踰
西域其國王有女色美置高臺上狼請守臺遂淫其女生
子後爲高車國



